

《文史通義・書教》

導讀人：國碩二 羅翊桓

- 一、清代學術史考辨
- 二、章學誠史學地位
- 三、〈書教〉篇典籍淺介
- 四、經典的時代精神

一、清代學術史考辨

1.反滿？反理學？

2.考據與義理是否矛盾？

3.考據是門戶之見的解方？

一、清代學術史考辨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

惠棟〈九經古義序〉

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

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

一、清代學術史考辨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子思《中庸》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卻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朱熹《朱子語類》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道問學？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

一、清代學術史考辨

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

今之說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偽，誠者不可多得，而偽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啟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然不可以偽託者獲罪於名教，遂置理學於不事，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乎！

《清實錄·高宗實錄》

一、清代學術史考辨

朱（浙西）：顧亭林—>閻百詩—>戴東原

陸（浙東）：黃梨州—>萬季野—>章實齋

章學誠：浙西（博雅）；浙東（專家）

余英時：浙西（經學）；浙東（史學）



學問之道
求知
主義知識

二、章學誠史學地位

史者，天地之淵府，運數之勾股，君臣之元龜，內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謂之伏藏，人才之藪澤，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為棋局，史為其方。

錢謙益〈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

袁枚〈史學例議序〉

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與，雖大如泰山，不遑顧也；世之所忽而苟為吾意之所期與，雖細如秋毫，不敢略也。趨向專，故成功也易；毀譽淡，故自得也深。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二、章學誠史學地位

我所謂事件之外在面，及該事件中一切可以用形體及其運動加以說明之部分，我所謂事件的內在面則為該事件中祇能用思想來加以說明之部分。……歷史家從不祇顧其中之一面而不管另一方面。他所探求的並不是單純的「事」（events），而是行動（actions），而行動則為事之外在與內在之兩面合一。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with Lectures
1926 - 1928

在章氏歷史思想的背後，隱藏著一種與柯靈烏非常相近的歷史觀——視人類已往的業績為一系列的行動所構成，在每一行動中均包含了「言」與「事」兩面。此所以章氏不但認為《尚書》中言與事並存，上古之人未嘗分言與事為二，而且孔子修《春秋》而馬班繼之以後，「言」與「事」亦同樣合而不分。

余英時：〈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

二、章學誠史學地位

我的《古史辨》一作，則是對於封建主義的徹底破壞。我要使古書僅為古書而不為現代的知識，要使古人僅為古人而不為現代思想的權威者。換句話說，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經典，剝除它的尊嚴，然後看思想不再在新時代裡延續下去。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古史辨的？〉

要言之，六經非空言；是以學經、尊經以求道者，當學其精神、尊其精神，即不當捨當身事物人倫日用，以尋之於訓詁考訂。再者，六經乃當時之史（當時之政典）而已，雖可道盡當時之道，然不足以盡後世之道也。

黃兆強：〈錢穆先生章學誠研究述論〉

二、章學誠史學地位

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

《文史通義·史德》

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所遇者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術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

《文史通義·史德》

二、章學誠史學地位

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

《文史通義·史釋》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為文也，體既濫漫，決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曰趨於繁富也。……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

《文史通義·史注》

三、書教典籍簡介

按：

安國所增多之書，今書目俱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

梅鷟《尚書考異》

伏生本：西漢今文本

壁中本

孔氏本

獻王本

中祕本

西漢古文本

古文本

杜林本：東漢古文本

孔傳本：東晉古文本

陳夢家《尚書通論》

三、書教典籍簡介

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為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隋書·經籍志》

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夸族禍始於泰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於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即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

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南雷黃宗羲頓首拜撰

三代帝德王功之顯蹟而前賢藏之後儒獻之歷代帝王為珍祕而保護之所稱出巖屋而登天府者乎。向予解經並不敢于經文妄議一字。雖屢有論辨。辨傳非辨經也。即或于經文有所同異。亦必以經正經。同者經即異者亦經也。今乃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千秋冤市。幾不能解。夫儒者釋經原欲衛經。今乃以誤釋之故。將并古經而廢之。所謂衛經者安在。且大學言格物矣。格物者原不必窮致事理而

改大學者。必謂天下事物莫不有理。一理不格于知有礙。今物有理而不識事有冤而不知經尚如此。何況他物。然則改大學何為矣。吾懼大學之錯。國風之淫。古文尚書之僞。後人必有藉帝王之勢而毀其書者。吾故訟古文之冤而并及之。

今文尚書

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用李斯議。凡天下詩書百家語悉詣守尉燒之。

三、書教典籍簡介

但是一般懷著正統經學觀點的人，始終認為偽古文是理學的根本，是聖道的真傳，怎麼能丟掉？他們在學術上承認孔氏本是偽《書》，但是在思想層面，還是捨不得丟掉他，所以他們懷著和朱熹那樣的同一心境：《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

劉起鈺《尚書研究通論》

四、經典的時代精神

經典的價值不是現在已經過去而且消失了的時代的價值，也不是一個完美得超脫歷史而永恆的時代之價值。經典與其說代表某種歷史現象的特色，毋寧說代表歷史存在的某一特定方式。

Joel C. Weinsheimer, Gadamer's Hermeneutics : A Reading of Truth
and Method

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纔起來的。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顧頡剛：《中國古史研究（一）·自序》

四、經典的時代精神

1.我們要使得經書成為聖人專有的東西呢？還是把它看成了古代的歷史好？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八》

2.《逸周書》中的〈克殷〉、〈世俘〉兩篇和偽《古文尚書》中的〈泰誓〉、〈武成〉兩篇做比較（如果高興把它們和《封神榜》一起比較，那是更好。）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八》

五、參考文獻

葉瑛：《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

葉長青：《文史通義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劉起鈞：《尚書研究要論》（齊魯書社）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通論》（中華書局）

金兆梓：《尚書詮釋》（中華書局）

陳夢家：《尚書通論》（中華書局）

郭健勳：《新譯尚書讀本》（三民書局）

曾運乾：《尚書正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程元敏：《尚書學史》（五南）

王建龍：《逸周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東大圖書公司）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聯經出版社）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中華書局）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

梁啟超：《清代學術史》（商務印書館）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

戴晉新：〈陳寅恪對清代史學及其相關問題的評論〉

張麗珠：〈章學誠的史學核心意識——以突顯「專門」、「成家」為實踐的論述〉

張勻翔：〈另一種向度的章學誠——對於知識活動的關注以及反映於浙東學術的方法論〉

高思達：〈如何重構「我們的信史」〉

馮耀明：〈經典研究的兩個神話：從戴震到章學誠〉

范麗梅：〈經史子脈絡下的「經學」發展省思——重讀胡適與錢穆的一個觀點梁啟超清代學術史寫作的歷程與轉變〉

李長銀：〈錢穆清代學術史的寫作歷程與轉變〉

彭衛民：〈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清代「漢宋之爭」的內在理路〉

劉書惠、楊棟：〈顧頡剛與錢穆學術交遊考〉

黃兆強：〈錢穆先生章學誠研究述論〉

蔣秋華：〈章太炎《尚書》著作考述〉

曾志雄：〈〈尚書的文法及其年代〉述評〉

趙銘豐：〈從惠棟《古文尚書考》的“閻君之論”探析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抄本的傳布〉

車行健、盧啟聰：〈顧頡剛先生逝世四十週年紀念座談會——走在歷史的路上：顧頡剛〉

感謝大家的聆聽

